

叛逆佳偶

第一章

太阳先生经过一天疲惫站岗后，终于决定循著既定轨道回去休息了。他十分欢喜地将值星的棒子交给月亮小姐，临交棒前，仍不忘将逐渐失去热度的天空染成见层的红彩，藉由薄弱的光线提醒人们一天就要结束了。

幽暗的夜色恰如打翻的黑色颜料迅速在白似雪的纸上蔓延开来，夜晚正在驱逐白昼，夜幕已经悄悄地走进苍穹，眼看著一天就要过去了，大家有话快说，有苦快诉，有泪快流，欢乐时光快快储存，事情没做完的该加紧脚步了。

“你们家的水薰乖巧、漂亮，功课又这好，真叫人羡慕。”左邻太太高亢得令人皱眉的尖嗓配合著她开开合合的阔嘴，毫不费劲地将她言不由衷的、夹杂著忌妒的赞美，播送至青山社区的美一个角落，低荡回旋。

“是啊！没见过这么美丽又会读书的乖女孩。”左舍太太小鼻子小眼睛的，虽没左邻太太的好音量，可也不甘示弱地左拍拍小女孩的脸，右拉拉小女孩的发辫，好像她有多喜爱这个被她们形容得犹如西施再世的小女孩。

“哪里！这孩子资质愚钝，是你们过奖了。”方妍精明的外表虽然镇定，镜片下的双眼确有股掩不住的得意，认谁都看得出来她说得只是客套话。“她没你们说的这么好。”她总是这么谦“虚”。

汪水薰逆来顺受地认她们左搓右揉，一张被教养束缚住的小脸，果然标志动人。她的心没有随著她们的夸奖翩翩飞舞，却是有些日积月累的不耐烦。

一个从幼稚园到国一，每天听到同样赞美的人，当真很难对这些日复一日、了无新意的词句感动。她们若只是三不五时的重复播放人工录音带，她尚能姑且听之，哪知她们不仅把动嘴当乐趣，更把动手当有趣，每每捏得她脸颊红扑扑的，活像上了胭脂水粉，表面往往还沾有露珠。她不懂为什么每次她陪妈妈买菜回来，都会如此这般幸运地遇到这两位“好邻居”？天底下哪有事事皆凑巧的道理，分明是她们刻意等在这里和妈妈攀关系的。

满腔愤怒却无处可发泄的汪水薰，在母亲冷眼暗示下，再次压抑住内心滚滚如长江般猛烈袭来的不满，优雅可人地弯起美丽的唇线，露出汪家小孩该有的好教养。

“全校第一名耶！汪太太、汪先生不愧是大学教授，两个女儿都这么出色。”这时左邻太太可不只是口沫横飞了，她那壮如蹄膀的手臂更是气势澎湃的挥舞著，眼底不情不愿地摆上对方妍的敬佩。

人家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强人，哪像她们这些家庭主妇成天只能闲话家常，尽责做到“闲妻凉母”的责任。虽不甘心，她却不得不承认汪太太在教育子女上的确有一套。大女儿小学毕业时，以全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风风光光进了台中市千中选一的贵族名校；小女儿虽然只有幼稚园大班，可也伶牙俐齿、聪明灵巧，一副天才儿童的架势。就不知道会不会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了。酸葡萄心理非常痛快且急遽地在她心理发酵。

“我家阿强和水薰同年，他小学时也曾考过第三名的，不知道为何上了国中以后就全变了？”右舍太太对宝贝儿子寄予无限厚望。

“是啊！倒数第三名嘛！”左邻太太尖酸地讥笑道。

“我家阿强的成绩总比你家阿峰好吧！”右舍太太动怒了。“书念不好也

就罢了，学人家当什么小流氓，恐吓、勒索、逃学样样行。”两人开始互揭疮疤。

方妍对这两个俗妇投以炫耀性的同情眼光，她聪明的不答话。这种混乱的场面一个礼拜总上演个两三遍，她著实看多了，置身事外是最好的因应之道，免得惹来一身腥。

还是我家的小孩最争气。她维持教授形象暗暗地笑著。

又要开始了。汪水薰不敢垂下的唇线仍优雅地上扬，她明白再来是怎样的一场批斗大会，也很想甩头就走，只是她的勇气还在地底下酝酿著，她只能等待，等待火山爆发的那一天。她有种预感，属于她自己的日子就在不远了。

从小在母亲的塑造下，她完美得简直不像真的。幼稚园时。人家还一把屎一把尿的要老师跟前跟后，她却在母亲严苛的训练下，提早渡过了那段纯真可爱的婴孩期。上了小学，同学才开始识字、练字，她却已经会看国语日报，而且每天背二十个英文单字，还逐年增加。

母亲的望女成凤，教她每一步都走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小学六年里，她几乎是次次考第一，年年获选模范生。只有一次因为贪玩，她大意考了第二名，便被母亲视为奇耻大辱，整夜罚写“我不该贪玩误了功课”一万遍。当晚她呜呜咽咽一边抄一边哭，还得小心不能将眼泪滴在白纸上，只因眼泪在汪家被视为大忌，唯有懦夫才会流眼泪。那晚她抄得手脚发麻，眼睛也揉得发炎，声音更是哭得粗嘎、沙哑，一个礼拜说不出话来，更别谈她的体力早在抄写中耗光，再加上一夜无眠，难怪一抄完，她整个人便轻飘飘昏死了过去。

原以为母亲会因此而得到教训，哪知她心是铁打的，不反省便罢了，竟还责怪她体力差，不像汪家的孩子。有了这次惨痛的教训后，她彻底埋葬了自己残存的童心，那段原是人生最璀璨无忧的童年，对她而言早已失落。她可以说是带著责任、带著标榜出生的，她美丽、乖巧、聪慧、温驯，在别人眼中，汪水薰所代表的绝对是正面、没有缺失的资优学生，恭维伴著她成长，过分的压力使她不得不茁壮。

汪水薰觉得自己像个傀儡，在母亲权威的操纵下，不曾出过任何差错。不知何时她才能扯断纠缠著自己不放的那几条线，自由自在做个真正的自己。

“水薰、水薰，发什么呆，我叫你好几声了。”方妍蹙著修剪如柳叶的细眉，不怎么满意地瞪著神游太虚的女儿。

“对不起。”汪水薰机械化的道歉，脸上真挚的表情与内心所思所想完全像是两个没有交集的圆，怎么也重叠不了。她觉得自己实在虚伪得可怜。

“没关系，少女嘛！哪个不喜欢做白日梦。”右舍太太不知何时停止了和左邻太太的激辩，两人的兴致又不约而同的拉回汪水薰身上。“你妈妈要和我们上美容院洗头，你先回去吧。”她们彷彿很高兴揪住她的小辫子，证明她也是个普通小女孩，而不是她们心中的完美女孩。总使发呆在常人只是寻常事，可是发生在汪家人身上硬是奇特，尤其是几近十全十美的汪水薰。

“你先把菜提回去煮。”方妍话一出，即刻又惹来两位太太七嘴八舌的赞叹，直说好的、优秀的都被汪水薰捡去了。

望著那几个聒噪的女人朝巷口走出去，汪水薰嘴角一塌，拎著菜转身就要回家奉命行事了，不料却撞见那从小学就一直纠缠她的阿峰，倚在一臂之

遥的墙壁上，邪邪地看著她，骨碌直转的下流眼睛像是在打著什么歪主意。

她当他是隐形人，急急想穿过他身边，无奈他横手一摆，硬是挡住了她。

“喂！汪水薰，你还是这么漂亮啊！”他见向晚的巷子里没什么人，不禁大胆了起来，手直接摸上她的脸。

“你想干嘛？”她惊呼了小小一声，随即倒退了好几步，稳住脚后又快速地冲向另一边，急切地想越过他，却屡次被他那壮硕的身子阻挠。“你……放开我。”被他抓住右臂的汪水薰不敢大声叫，只能像只可怜的小猫低声哀鸣，她的勇气已被良好的家教绑死了。

阿峰垂涎汪水薰已久，她是这里出了名的大美人，他暗恋她好几年，再也忍不住了。

“没什么，好学生，我只是想……”色眯眯地盯著她绝美的容颜，他料到她不敢反抗的天性，因此紧握她纤细的双臂，鼓足勇气将他浑厚的肥唇贴上她红似血的小嘴。他的吨位、他的急猛，还有他的潺潺口水，简直就是“猛猪出笼”，像极了发情的猪公。

汪水薰被他吓呆了。她……她竟然被强吻了！意识到这点，她开始拼了命的挣扎，无奈阿峰对她柔软的红唇像着了魔似的，只是拼命地贴住她的嘴巴，拼命地吸吮著。年纪尚轻的他，丝毫不懂何谓“亲吻”，以为只要拼命地吸吮就对了。

A片好像都是这么演的。阿峰得意非凡，一想到明天可以在学校大肆吹牛一番，就更卖力地将手往她身上贴。这一惊非同小可，汪水薰在阿峰对她上下其手之前，曲起膝盖狠狠地撞向他男性的骄傲，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死火山——感谢阿峰——终于爆发了。

她喘著气，怒焰高张地瞪著躺在地上痛苦打滚的阿峰。前几天有人偷摸她，她已经十分火光了，没想到现在他居然强吻她，无耻地夺走她的初吻，还毛手毛脚地偷袭她的胸部。他实在是欺人欺过头了，逼得她不得不豁出去。

“别……别瞧不起人，你……你要是敢再这么做，我一定会宰了你，不然大家走著瞧。”汪水薰从没用这种严厉的口吻对任何人说过话，更甭论威胁了，一颗心抖得几乎要休克。若不是这类骚扰一而再的发生，慢慢引燃了她内心深处的火药库，在母亲严格教养下，打死她都不会这么做。

如果这就是乖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她宁可不要，她恨透了做个乖乖女。汪水薰使劲的用手臂擦拭嘴角，想将那不断涌上的恶心逝去。多年来，她封闭了躲在心中另一个挣扎、困惑得急欲叛脱真实的自我，勉强自己去忍受、去顶著那个高贵、虚伪的外壳，尽心尽力迎合母亲给她的圣旨——忍人所不能忍，以顾及汪家颜面为最——竭力维持好学生、乖乖女那一碰就裂、就剥落的塑金形象。昂贵的形象所付出的代价相对的昂贵，一波又一波几乎永无宁日的骚扰、挑衅，不哲是最好的证明。

“去告诉其他人，汪水薰绝对不好惹，别再把我的忍让当成懦弱。”她再也不要忍受这些。汪水薰寒著脸，眼眸释放出积郁过久的愤恨，柔软的红唇紧紧地抿成一直线，咄咄逼人地死瞪著木然的阿峰，再也没有先前的犹豫害怕。这些无用的情绪对她目前的情势只有百害而无一益，虚张声势才是重要。

“惹毛了我，你们绝对不好受！”她恨恨地警告道。

哗！这种淋漓尽致痛骂人的感觉真好，只是阿峰的唾液还留在她嘴巴上，她已经恶心得快要吐了。汪水薰捂著嘴巴飞也似的冲回家，没时间去留意阿

峰的反应。只见阿峰瞪大了眼睛，像是发现千年怪物一样瑟缩地望著她，心想汪水薰什么时候跑去混太妹了？这可是件天大的消息耶！

有著这种其实比狗还没尊严的生活，压抑自己痛苦忍让的结果，得来的却是他们变本加厉、得寸进尺的回报。她为什么该忍受这些，又为什么要忍受这些？汪水薰不平地一再自问。从现在开始，她要做个人人敬畏的汪水薰，而不是大家都想欺负的汪水薰；也不是处处被牵著走，完全没有自我的蠢资优生。汪水薰抑住反胃，急遽地用袖子猛擦著已红肿破皮的嘴，恨不得马上换一张嘴。

噢！好想吐。嘴碰嘴怎么会这么恶心，她发誓她再也不要和人亲嘴了。汪水薰没时间去哀悼那一点也不美丽，简直可以形容为恶心至极的初吻。只觉得这辈子她讨厌男生、恨死他们了。

***很痛！可是她不在乎。她知道这道长长、渗著血渍的伤口将会留下疤痕，但这对她而言没什么分别。人生就是如此，伤人者总是为自己的行为找尽了各种藉口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被伤者却只能无助地任其宰割；强势的族群永远站在山头，弱势者不是被淘汰，便只有俯首称臣的份，这是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不是你伤人、便是人伤你。

汪水薰透彻地了解这些道理，也早就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她不再是六年前那个安于母亲的安排、安安份份只会死读书得好学生。她并不觉得自己这样有什么不好，纵使她的反叛让自己失去了亲人，得不到他们的谅解，内心深处有份悬在角落的空虚，可是她告诉自己她不在乎这些。

汪水薰倔强的昂起下巴自卫的想著，既然有没有家人都无所谓了，就不需要闲杂人等多余的唠叨，尤其是眼前这个大嘴像机关枪动个不停的臭男人。

“以后别逞强了，女孩子要有女孩子的样子，别动不动学人家打架。”俐落地缝好伤口后，蓝虎脱下手套看著病床上的人。当他看到她那条紧得不能再紧的白长裤搭配著一双连躺上病床都不肯褪下的长筒尖靴时，终又忍不住地皱起了眉头，“这身落翹仔打扮，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应召女郎，中规中矩的桑可琦怎么会有你这种朋友？”“你……”汪水薰气炸了。从她和桑可琦被一个无礼的小太妹砍伤，送到“云天盟”疗伤以来，这个蒙古大夫每看她一眼便嫌她一处，从头发念到鞋子，全身上下无一幸免。他是什么东西，敢在这儿嫌东嫌西，她就是脱光衣服也不用他管，没见过这么不识趣的男人，她明明摆了张超级臭脸给他看，他居然比瞎子还厉害，硬是对她带著烈火的怒容视而不见。

“还有，你的脾气实在太暴躁了。”蓝虎见她火冒三丈，不禁摇头又叹气，“肝火旺盛，可以喝点椰子水去火。”他建议道。她的火气足以构成一座火力发电厂了。

“我说不用你鸡婆，你没听到吗？！”汪水薰咬牙切齿，时寒时炙的双眸不断地闪动著，她以为以她冰冷的怒眸，再加上一脸千年寒霜，应该可以逼退所有卑贱的男人，而以前也确实如此，哪知这屡试屡灵的绝招用在这人身上却突然失效了。

也许他是想逼她动手吧！她阴阴地怒瞪他。

“抱歉，我一向好管闲事，你要说鸡婆也可以，反正每个人的看法不同，我这人一向走在时代尖端，民主、开放，绝不会对你的言词有任何意义的。”蓝虎推推眼镜，不以为意地放下她布满血渍的袖子。

“说够了没？”“还没，我还要告诉你，你这只完美无暇的手臂可能会留下疤痕。”他好整以暇、似同情又有些兴灾乐祸地研判地。“可惜了光滑的”“又不是断掉了。”汪水薰辛辣的回嘴，几度想抽出被他紧握的手都被他识破。

哼！她最讨厌这种伪君子，虚情假意，一副道貌岸然的外表，满嘴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坏事干尽。既然他是“云天盟”的一份子，自然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蓝虎拉她坐起身，然后跟在她旁边坐下。他冷静地凝视她忿忿然的美颜，和那双鄙视、憎恨的眼眸，不懂她浑身竖起的刺是怎么回事？更不了解围绕在她周遭那股时冷时热的气团又是怎么一回事？“刺小姐，我是不是曾经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如果有的话，你不妨直言，我一向懂得自省。”她会对他这么反感，想来想去也只有这种可能了。在黑社会打滚久了，无意中得罪人的可能性相当大。“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人，有时候诚实也不是件好事。”他蹙著眉苦恼道。

“你只要滚离我远一点就好了。”她恨恨地瞪著他，尽量遏止心中逐渐沸腾的怒火，冷声哼道。这人是病啊！她管他是不是诚实，反正他别靠她太近就行了。

“不滚离你远一点就会发生事情吗？”蓝虎淡淡地笑著，脸上尽是耐人寻味的讥讽。

“如果你再这么多事就会。”他的笑容让汪水薰直觉地往旁边挪移，神情自然地戒备著。对异性她一向存有敌意，尤其这人带给她的压力又不同于以往，他能轻易逼得她失去冷静已是不简单，更遑论他那若有似无的讥讽激得她想杀人。

这里是“云天盟”，她当然知道蓝虎是什么身分，他的身分又可以压死多少人，只是她不吃这一套，管他在黑道多有分量都与她无关。

“小姐姓名？”从没看过斗志如此高昂的女孩子，她可是大大地挑起他的兴趣了。蓝虎扩大笑容，精明的眸子再度射出一道犀利的光芒，扰乱她的心。

“不知道。”她冲口而出。他到底在干嘛！老是问她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不知道？”蓝虎震惊地咧大唇角，笑意急急忙忙地跃上他锐利的眼睛，褪去了原有的诡异。“你确定你的脑子没被敲到或撞击到吗？”他神情凝重地看著她。

“你是个讨厌鬼！”她像被针扎到般猛地跳下病床往外冲。这人确实是在取笑她，从没见过哪个人比他更懂得损人的技巧了。汪水薰越冲越快，可是再怎么快她也觉得慢，如果天使愿意将她那对翅膀借给她，她一定会感激得五体投地，并永远奉她为她的守护神。

没有幽默感的女孩。蓝虎含著笑容，维持好风度，始终没将他的笑声冲出口，给足汪水薰面子，实际上却伤了人家的里子。

“脾气太差的女人是没人要的，易暴易怒、来去如风的性格小妞。”他认真地对著空气奉劝道。

***倚在PUB最角落的沙发里，汪水薰叠起修长匀称的双腿，身著刻意磨损成泛白并剪得坑坑洞洞的紧身牛仔裤，无意间将她优美诱人的曲线展露无遗。她鲜红的衬衫下搭配了件紧身的黑罩衫，那短上衣盖不住她可爱的肚脐眼，紧紧裹住她完美的胸部，泄漏了些许春光。

对于露出的肌肤，她从来不去理它、更不在意，所以他将衬衫敞开，懒得将钮扣扣上，衬衫下摆一率率性的拉出，顺著罩衫的长度，在胸线边缘打了个乾淨俐落却称不上漂亮的死结。

她大方地将自己那无一丝多余脂肪的小肚子随性亮了出来，顺其自然。

“大姊。”这一记不怎么情愿的别扭叫声，单薄得马上被PUB里喧嚣、热闹的鼎沸人声给淹没。

汪水薰犹如一尊美轮美奂的石雕，动也不动。她不知那声“大姐”叫的是谁，这里多得是花言巧语、虚情假意，大哥、大姐、乾爹、乾妈、小弟、小妹大有人喊，她是看多也听多了，根本不为所动。

“大姊。”这次的叫声则清晰、柔媚，叫得人恶心不已。

汪水薰仍是不理不睬，稳如泰山，养精蓄锐，以储备表演时所需要的体力。

“大姊。”这声阿谀的尊称近得就像贴在她耳边呼唤，汪水薰总算肯赏脸，她意兴阑珊的更换交叠的双腿，敷衍地略略抬了下眼瞥向来人。是她！一看清楚原来甜甜蜜蜜、口口声声唤她大姊的，不是别人。正是前几天砍她和桑可琪各一刀的小太妹，她有些火了。

“你又想干嘛？！”汪水薰心生不悦，反感地锁住眉头。“我说过不想再见到你，你以为我只是在开玩笑？”她危险地眯起美丽的丹凤眼，睫毛半扬，怒火染红的美眸，瞅得眼前的女孩心惊肉跳。若不是她，她就又不会受那个庸医的气了。

“不……不是，大姊，我……”阿音手足无措，尚称稚嫩的脸上载满浓妆所掩饰不了的张皇失措。

“不是就滚开！”汪水薰毫不留情地下逐客令，随即焦躁地撇开脸。看到那张坑坑洞洞、布满青春痘，还不知节制化著浓妆的脸，她就忍不住想吐。她真搞不懂时下女孩的想法，顶著那么一张油漆脸不难过吗？“大姊，我……不是……”从来不知什么叫结巴的阿音，在汪水薰不理不睬的冷脸对待下，不由得支吾了起来。

“你到底想怎样？”汪水薰不客气的冲口而出，就是无法对她好言好语的说上一句话。

毕竟这个年纪尚轻就学人家混太妹的女孩，曾经拿刀伤了她和她的朋友桑可琪，她手上的纱布不就是个耀眼的证据吗？“我……我是来向你道歉的。”阿音诚恳地说道，头垂得可低了。

“为了这个。”汪水薰扬扬右手臂明显的纱布，“不必了。”她可不领情，这个太妹分明转变得太快。

“你！”她果然生气了，迅速地抬起头，马尾一下就露出来了。“你以为我真希罕你原谅吗？SHIT，什么狗屁，要不是为了齐丹毅，我管你是什么贱三八！”她满口秽言，尖声大骂，管不得PUB里有多少人潮，也管不得别人的想法，她要是在意就不会出来混了。

要不是听说齐丹毅那个大帅哥喜欢汪水薰，她想藉机亲近她以了解齐丹毅喜欢她的理由，好修正自己来博得齐丹毅的青睐，以她刚强的性子怎么可能忍气吞声看汪水薰那张超级狗屎脸而不发作。阿音恨恨地想著。

“单挑吗？”她可不是被唬大的，汪水薰恼怒地跳起来，率先走出后门。这个女孩恶性难改，不给她点颜色瞧瞧，她真当她和桑可琪一样好欺负。

阿音为了扳回面子，当然不肯示弱地紧跟在后，她带来的一群小混混见

状，也跟著移进暗巷。前几天阿音单挑这个女人的场面十分热闹，百年难得一见，上回他们是看戏，这次却是为了保命。因为不知天高地厚的阿音，不小心误砍了名满道上的重量级人物青狼的女友一刀，那天愤怒、激动的青狼曾信誓旦旦，谁要是敢跟他的女友过不去，就是和他过不去。

走在前头那个怒气冲天的美女就是青狼女友的好朋友，据说目前由蓝虎保护中。这就更惨了，惹上一个“五色组”成员已经相当棘手，现在居然连来两个！笨蛋都知道“云天盟”拥有号令全省角头的动员力量，所下的指示从没人敢轻忽或怠慢，它可以在黑白两道呼风唤雨绝非虚有其表，而“五色组”便是它的指挥中心，这个厉害的组织由五个人组合而成，除了精明的蓝虎和帅气的青狼，还有冷静的白龙、神秘冷艳的红狐及最酷的美男子黑豹。

其实能一次见到两个“五色组”成员，也算是他们前生修来的好福气，这个组织的成员向来很少露面。只是为何幸与不幸同时向他们招手呢？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他们，该有多好！一班小混混随阿音停住，同时无奈的相互探来探去，唯恐阿音这么一闹，把他们的小命也给闹丢了。

“阿音，别太过分了。”其中一个小混混沉不住气，出声劝道。

“闭上你的鸟嘴！”阿音气极了，从来没有人敢向她单挑、不卖她的帐唯有眼前这个死三八每次都给她颜色看，让她下不了台。

“阿音，别忘了，她是受蓝虎和青狼保护的。”希望这足以提醒阿音，她面对的是个怎样的对手。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他妈的，他们算什么，我才不怕。”她逞强的吐了口口水，鄙夷极了。

“看来你也满刁种的，打不过人家只会卖弄色相找靠山，也不算什么好东西，真他妈的贱。”阿音此话一出，她身后那群小流氓个个惊抽了口惊天动地的大气，整齐而画一。

汪水薰想也没想，长脚一抬直接踹上阿音的肚子，狠狠地踢得她人倒嘴歪。她居然把自己说得如此下贱、龌龊，这个女孩的嘴巴不仅臭，连心都腐烂了。

眼看阿音又要故计重施，抽出怀里的小刀偷袭她，汪水薰眼明手快地踩住她拿刀的手，火爆地死瞪著她，眼里熊熊燃烧的两簇烈焰，足以照亮整条阴森森的暗巷。

“我的脾气非常的不好。”她火冒三丈地蹲下身子，加重脚力踩得阿音哇哇大叫。

汪水薰多少知道那群呆站在旁边不赶出手救阿音的小男孩有多怕招惹上“五色组”，她很满意他们的按兵不动，不过她却不会感谢那个讨厌的蒙古大夫，即使“五色组”的名号帮了她一个忙。“我很久没有勃然大怒了，你要不要知道本姑娘生气时会做什么事？”汪水薰夺过她手上的刀子，将刀尖对著自己的食指把玩著。

“你……你不敢对我怎样的。”阿音想起那日她冲上来承受自己一刀时的勇气，大颗大颗的冷汗硬是违反意志地往外冒。她知道这个女人生气来有多么可怕，也有自知之明不敢挑惹这种视性命如粪土之人，可是她几次示好，这个女人都不卖面子给她，让她成为同伴间的笑话，如果她再不反抗，扳回面子，那她阿音以后就不用再混了。

唉！怨只怨她交错了朋友。阿音怨怼地警视后方的兄弟，那般死人每次出了事，除了发呆、道喝采外，其他的什么也不会。

“要不要试试看？”汪水薰突然笑得诡异又邪恶，让人忍不住浑身起鸡

皮疙瘩。

“妈的，要杀要剐随便你了，少在那里激激歪歪说些屁话。”阿音实在被她吓住了，她逞强的声浪失去了先前的气势，显得相当无力。

汪水薰火大的抓起她一绺头发，手一挥，磅礴的气势当场将那绺紫色的长发削成短发。

这会阿音傻了，她竟然把她最引以为傲、心爱的长发给削了！

“我要杀了你，你这个臭女人，SHIT！SHIT！”半趴在地上的阿音放声尖叫，使出蛮力想挣脱她的嵌制，却怎么也不动不了。

“只削去你一绺头发而已，叫什么叫！连这点胆量都没有，学人家混什么江湖，不如回去吃奶算了。”汪水薰美丽的脸庞绷得紧紧的，做势又抓起一大把头发，就要削下。

“不——”阿音歇斯底里的尖叫声持续放送著，跟著眼泪出人意表的淌了出来。

汪水薰看到倔强如她也会流泪，不觉心软了，到底阿音只是个小孩子，很想当年的她，把逞强、好胜当生活的一部份，根本忘了自己在追求什么。会削她头发原本就只想吓吓她，让她知道自己并不好惹，希望藉此压制她高涨的气焰，既然顽固、性烈的她已经流泪，她也不用做得太绝。

经过这番对峙后，汪水薰不知不觉又想起自己曾有的颓废，她不想让往日的阴影再次笼罩自己，逼得自己喘不过气，因而也没有心思再和这些后生晚辈较劲了。

“别再来烦我了！”她烦躁地放下刀子，松开阿音，一扬头潇洒的转身想走。

阿音不甘心地爬了起来，紧追在后。她很快就追上汪水薰拉住了她，想痛痛快快地赏她几个耳光、刺她几刀，以泄心头之恨，却不料用力过猛，不小心扯下汪水薰的衬衫，露出她雪白、滑嫩的肩膀，和后肩上那两只不该再出现的蝴蝶。

匡啷！阿音手中的刀子因她所看见的刺青而滑出她手中。她不敢相信地轻呼，“蝴……蝴蝶。”她撤彻底底被眼前这色彩鲜明的图样迷惑了。

汪水薰身子一僵，血液逆流。再次听见自己摒弃、故意遗忘已久的称呼，她居然觉得呼吸困难、全身发颤，像被鞭笞得仅存一丝气息的死囚，就要死去，却又挣扎著想抓住最后一线生机。

“什么？”站在一旁的混混也随著她的呼声一拥而上，想看清楚那个传说中消失已久的刺青。哪知汪水薰将衬衫一抖，那美丽的刺青便如昙花般一晃即逝，让无缘目睹的他们为之扼腕。

“你……你就是蝴蝶。”阿音兴奋莫名地声音感染了其他人。“你不……不是已经死了？”不会错的，全省还没人敢冒充传闻逝去已久的蝴蝶。只因没有人学得来她的聪明及勇敢。而且汪水薰身上那对飞舞的蝴蝶纹得栩栩如生，尤其是那两对透明的蝶翼，巧夺天工，能将刺青纹得如此自然、彷彿与生俱来而不显得突兀的，在台湾只有台北“狂”黑车党老大贺狂才办得到。

据说贺狂从不帮女人纹身，他觉得女人身份低下，帮他们纹身对他而言是一种奇耻大辱，可是三年前他却为一个人打破了他的誓言，那就是他爱之若狂的蝴蝶。听说他对她痴迷的程度已接近疯狂，就因为“狂”在台北拥有太高的知名度，贺狂又是“狂”的老大，他对蝴蝶的迷恋竟让一向独来独

往、名不见经传的蝴蝶一夜之间红遍全台北。然而，独得众爱的蝴蝶对种种传闻似乎不为所动，始终不曾露面。

经由有心人士的渲染，大家自然而然地揣测起蝴蝶这个神秘女子来了，能得贺狂厚爱的女人想必特殊，除了美丽还得兼具勇敢，圈内人都知道贺狂有严重的唯美主义，更痛恨懦弱的女人。大家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蝴蝶逃不开贺狂强劲的攻势，她终将和贺狂双宿双飞，成为一对举世无双的爱侣。谁知道就在大家这么揣测时，悲剧却发生了。

事情就发生在大家以为蝴蝶终将投入贺狂的怀抱时，备受各方瞩目的她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投海自尽了。那年年方十八的蝴蝶，居然毫不眷恋贺狂对她的痴狂和爱恋，没留下只字片语便毅然决然跳海，如同一只美丽的蝴蝶，扑向灭亡，只留下许多绘声绘影的传说。

“我是汪水薰，蝴蝶早就已经死了。”该死的，如果让这个消息传出去，一定会惹来一身麻烦。“要是日后我沾惹上什么麻烦，一定会算你们一份的。”汪水薰阴狠、绝不宽贷的警告道。

她愤然僵直纤柔的身子，不明白她以前的绰号怎会引起阿音的兴趣。蝴蝶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只是段黑暗、堕落的过去，她不愿忆及，更极力想将它遗忘，无奈背上的刺青早已深深的烙上她的心，怎么也抛不开了。

“可是蝴蝶……”阿音再也不想和她作对了。她是蝴蝶，一定是蝴蝶！看她那不怕死的架势和美丽的脸蛋，就可以百分之八十肯定她是。难怪当初贺狂打捞不到蝴蝶的尸体，原来传言都是真的，她真的没死。

“阿音，别再顶嘴了。”有人开始牙齿打颤了。老天啊！一个“五色组”已经够多了，现在又加上个声威赫赫的蝴蝶。他们知道的秘密太多，总有一天一定会出事的。

“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我不是蝴蝶，我叫汪水薰，汪、水、薰！以后别再让我听到蝴蝶这个名字，不然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心狠手辣。”她生气地回过身子扯著阿音的衣领，失去理智、怒火狂烧地对著她吼叫，恨不得当场封住她的嘴。

这种气魄、这种架势，她一定是她最崇拜的前辈蝴蝶！

“水薰姊，拜托你收我当你的跟班。”说完，阿音当众下跪，再也顾不了面子了。

“阿音！”阿音身后那班拜把兄弟，被她的行为举止吓得脸色发白、变白，几乎休克。

水薰姊？！汪水薰不是愤怒，倒是瞪大了双眼，不敢相信她所听到的。前一分钟还口口声声唾骂她的人，现在居然甜甜蜜蜜的唤她水薰姊。国一时被强吻的记忆如潮汐般涌上，她的胃酸翻腾得就要冲口而出。

“我又不混江湖，收什么跟班！你最好少出现在我面前。”这回汪水薰向一阵强势的龙卷风，来得快去得疾，震撼力十足。

阿音来不及爬起来缠住汪水薰，芳踪竟已渺茫。她不会放弃的！阿音充满信心的望著 P U B，眼里不时闪著奇异的光芒，教她的兄弟们个个瞧得头皮发麻。

这是不是表示她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们担心的面面相觑，彼此交换著相同的问题，也同样头痛于阿音将“固执”彻底嵌进心里的异常性格。

第二章

“蓝虎，你的耳朵是不是该检查了？我已经叫了你不下十声。”青狼在健身房里找到了蓝虎，筋疲力竭地抱怨道。

只见蓝虎专心一意猛击沙包，就不知那沙包与他有何不共戴天之仇，叫他打得浑然忘我，对外来的干扰全然不知。

“蓝虎！”青狼大手一伸，挡住沙包，非要蓝虎将注意力分一点给他。

“怎么，又因为韦湘湘而心情不好想借我的拳头吗？”蓝虎依旧拳出如雨，并且刻意加重力道，击得另一边的青狼招架不住，频频后退。

“喂，这话可别让可琪听到，不然……”他乾嘿两声放开沙包，帅气的脸上充满狰狞。

蓝虎尚未猜出他的意图，他已经快如疾风的使出全力一击，沙包中拳后即刻见风转舵荡向蓝虎。他来不及应对，结结实实的被沙包敲中下巴，踉跄的连退了几步，才稳住步伐。

“什么时候桑可琪变成你的被保护人了？”蓝虎揉著下巴，弯腰捡起随手丢在橡木地板上的毛巾擦拭汗水，嘲讽地半靠在擂台边研究他。

一想起病房里那个娇小的女孩子，他不由得想笑，不晓得桑可琪为何见他如见虎，总是不敢直视他。随然他以“虎”为代称，但那并不表示他真有那么可怕，该防备的不防备，不该防备的她却像见鬼似的躲得远远的。“这朵花看来很脆弱。”他若有似无的暗示青狼，虽然有花堪折直须折，但花的品种仍是很重要的。

“你真以为我是那种饥不择食的人？”青狼爽朗的大笑，蓝虎未免太小看他了。“可琪是有点脆弱，不过你放心好了，我这棵大树可以让她寄生。”

“你可别摧残她了。”蓝虎也笑了。

“看不出来你挺善良的嘛！”蓝虎似乎挺喜欢可琪的，真难得。青狼面带笑容，抱著沙包随它晃来晃去。“我还以为你只会医人。”“善良是我的本性。”蓝虎不在意的耸耸肩。

“拜托！”青狼再次朗声大笑，从没见过比他更不知廉耻的家伙。

这家伙真的想通了吗？蓝虎怀疑地瞥视他。

“找我替你的桑可琪换药吗？”他口气平淡地试探道。他知道桑可琪对青狼的迷恋，却不晓得这家伙走出暗恋韦湘湘的阴影了没？青狼还是笑著，蓝虎够精明，就是怪异了点。“别探了，已经到底了。”他放开沙包，坐在蓝虎身边。

“韦湘湘呢？”蓝虎就是忍不住想刺激他。“你不是爱她爱得死去活来？”青狼的笑脸顷刻间布满阴霾，“够了！是你劝我忘了她重新开始的，这会儿你又故意刺激我，有话直说，别来这套。”蓝虎摆明了兜著他玩。

“啧啧，我真同情桑可琪。”蓝虎神色自若地讽笑著，他那高扬的嘴角相当有效的激怒了青狼。

“喂，够了吧！”青狼揪住他的汗衫，龇牙咧嘴露出尖锐的狼牙威胁著他，“在可琪面前你最好收敛点。”蓝虎拍开他的手，爱理不理的揉著脖子。“狼牙可以收起来了，真要比的话，我的虎牙绝不输你。”青狼闻言楞了一下，才挫败的扬声大笑。

“没有咬咬看，的确不知道谁的牙齿利。”他边笑边考虑互咬的可行性。

“要不要邀老大、黑豹和红狐大家一起来？”蓝虎沉吟著。龙、虎、狼、豹、狐，以体积来看，老大硬是占了上风；依敏捷性而言，黑豹定是佼佼者；若以圆滑度来瞧，狐狸保证是最狡猾，不过狼也挺奸的，看来好像只有老虎最正直了，虽然凶猛了些。

真不晓得蓝虎是故意还是有心。青狼大笑，拍拍他的肩膀，“言归正传，可琪要我拜托你一件事。”“哦？”那个怕生的小东西居然会有事求他，她不是最怕看到他？“别高兴得太早，可琪依然很怕你。我不是告诉过你，你该去整容了。”青狼笑得和不拢嘴，从蓝虎那平静的眼中看到了淡淡的诧异。

蓝虎侧过脸，仔仔细细地端详著青狼的俊脸。“你都不用整容了，为何我要？”他纳闷极了。

“你有我帅吗？”青狼用右手和拇指比了个七字抵在下巴，一派状似潇洒。

“自恋的家伙！”蓝虎挥挥手懒得和他罗唆，摆出架势虎虎生风的走向沙包，准备发泄他未用完的精力。

“喂，你今天要去帮她换药吗？”青狼不怕死的挡住他，一脸笑嘻嘻的。

蓝虎面无表情地推开他。“今天是星期六，不是什么鬼‘摇滚之夜’，昨天才是。”他不会假装不知道青狼说的是谁。

“他们说今天是‘青春之夜’。”青狼丢出迷死人的笑容，悠哉地跟在蓝虎面前，懒得阻止他，反正他已经停下来了。“听说那个合唱团应广大歌迷要求，从这个月开始，礼拜六也在那间PUB表演。”摇滚乐离他已经很遥远了，没想到现在PUB的名目可真多，什么“淑女之夜”、“摇滚之夜”、“青春之夜”……，这些人还真懂得利用短暂的夜晚。

“既然今天不是看诊的日子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蓝虎爬了爬被汗浸湿的头发，先声夺人。他刚毅的唇线难得柔和，一双精明得透彻人心的眼眸，犀利且危险，胆子不够大的人最好退到一边，别看他那双锐利的虎眼，以免魂飞魄散。

“可琪希望你常到PUB去看看那个叛逆的小妞，她怕她有麻烦。”他的拒绝无损于青狼的笑容，他仍是精神愉悦，意志力绝对坚强得吓人。不过汪水薰真是特别的女孩，不仅胆子大，那忽冷忽热的性格更是教人不敢恭维，比永远冷冷淡淡的红狐还难相处。

“你不是也把我拖下水，宣称我是她的保护者了，难道道上有人不卖我们的帐？”蓝虎瞥了青狼一眼。青狼真以为自己不知道是他派人在道上传播汪水薰是他女人这件事？他只是不想和他计较而已，他还真当他什么事都不知道。

“别太小气嘛！名字借来用一用又不会少一斤肉。”青狼丝毫没有东窗事发的羞愧，反而落落大方的搭著蓝虎的肩陪笑道。“再说你正好缺个女人，机会来得正是时候不是吗？”他撞了撞他，眼睛弯成某种弧度，显然暗示的事不会太光明，更谈不上磊落了。

“我又不是你，没女人就活不了。”蓝虎推开他，讪讪地讥笑。“要女人还怕找不到吗？”他相当有自信的脸庞英气焕发，慑人心魂。

青狼从蓝虎后颈伸手圈住他的脖子一勒，奸奸地低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是孝子，邵家烟火就靠我传了。”“我们好像都是从孤儿院出来的嘛！”蓝虎扳开他的手，大笑著，一点也不在意掀起那段不愉快的过往。

“我是因父母双亡，邵家没了人才进孤儿院的。别那我和你及黑豹相提并论好吗？”青狼知道蓝虎和黑豹已经学会将往事付诸笑谈，藉以掩饰他们内心的脆弱。他了解是因为他也是如此，他们都不得不伪装坚强。

“你十岁才进孤儿院，当然不同于我们这两个弃婴。”蓝虎面不改色的自嘲道。“你至少曾享受过父母的疼惜。”他从来不知道父母亲是什么样子，所谓的亲情又是怎么一回事？他羡慕青狼。

“这样更痛苦。”青狼的心隐隐作痛，一想起父母亲车祸意外他也在场，却没能陪他们同赴黄泉，他就忍不住想大哭。“已经享受了父母亲的疼爱十年，一旦失去，那种孤寂感会逼得人生不如死。”“你怎么越来越像婆娘了？”蓝虎轻击他腹部一拳，不想再谈这个令人感伤的往事。人生道路再怎么崎岖，他们也已经走过来，这一路上有没有父母陪同，对他们来说早已不是重点。人要为自己而活，每个未知的明天都是值得期待的。

“你也差不多。”青狼大笑，反击他一拳，顺应的改变话题。“可琪为了‘纪念’，无意中招惹了一群不入流的小混混。”“为了一只狗，她情愿被砍伤？”不仅是桑可琪笨，那个叛逆的女人也够蠢了，桑可琪的事与她何干，她没事凑这一脚，结果伤得比桑可琪更惨。

“可琪心地善良啊！”青狼邪邪地扬起嘴角，“不像某人嘴上说自己善良，其实心肠比花岗岩还硬。”“你知不知道你从进来到现在，百分之九十说的都是废话。”蓝虎没那心情和他一和一唱。他一脚踢开青狼，恢复先前肌肉紧绷的体态，又击起沙包来了。

“你到底要不要帮这个忙？”青狼不再迂回，直接切入主题。

“想不到堂堂‘五色组’成员竟然改行当起保母来了。”蓝虎狠狠、疾速地击出一拳，丢出一个不算回答的回答。

“谢了。”青狼感激莫名。

“不客气。”这回蓝虎不再把他的当耳边风，出乎意料的客套。青狼听得仰头大笑，为他的礼貌绝倒。

***“丹茹，给我一杯白开水。”汪水薰一身燥热地坐上角落的高脚椅，依照惯例点了杯白开水，表演耗去她太多水分，需要多作补充。

“水薰……”正陷入一团忙乱的齐丹茹一看到她，差点放声大哭。

“有人欺负你吗？”汪水薰直觉地拧起眉，对于这个认识三年的好友有一份责无旁贷的责任。

“嗯。”齐丹茹认真的点头，像被欺负得有多惨似的。

“谁？”汪水薰声色俱厉，一双美眸义无反顾地燃起烈焰。

齐丹茹以往总是憨笑的可爱脸庞，这下子变成愁眉不展的苦瓜脸。

“你呀。”她委屈的扁著嘴，慌慌张张的看著调酒的小抄本，为客人调酒。

“我？！”她什么时候又招惹到她了？汪水薰眉好气的瞪著她，看来她自己倒水喝比较快些。她长手一伸，抓起柜台内的白开水自己倒了喝。

“对啊！要不是你，可琪也不会受伤，我也不会手忙脚乱，店里的服务生也不会哀哀叫……”一连串数落下来，她说得可真溜。

“丹茹，你不要拐弯抹脚说个没完了好不好？”她实在没那个耐性听她分析完。汪水薰不耐的咕噜咕噜灌著开水，恣意而痛快。

“你怎么这样啊！人家可琪都会听我说完。”齐丹茹说著说著，豆大的泪珠就要滴下了。“枉费我一直把你当成好姊妹。”“可琪是可琪，我是我，可以了吧！”桑可琪就是太好心了，才会和阿音结仇，经常被欺负。

“水薰，可琪是为了你才受伤的耶。”齐丹茹突然正经八百的指控道。

“那是她的事。”汪水薰一派事不关己的态势。

“喔！你好狠心，人家好心帮你挡了一刀耶！”她笨拙的滑调手中的摇晃器，义愤填膺的嚷嚷。“对啦！是可琪和阿音结仇没错，可是拉阿音出去单挑的人是你耶！你自己想揍扁阿音，又不甘可琪的事，她好心帮你挡一刀，是你自己笨得又伸手让阿音砍伤手臂的，怎么可以怪可琪？”她把捡起来的器皿粗鲁的扔上桌面，吵得吧台上的客人全都不敢作声，以为大战就要爆发了。

丹茹到底在翻哪一年的旧帐，再继续扯下去，她说不定得为玛丹娜的淫荡负责，汪水薰愤然地喝她的开水，不想和她一般见识。

“水薰，你怎么不答话？”这样她要怎么接下去？齐丹茹搔著她光怪陆离的彩色头发，十分烦恼。

“不想答。”汪水薰明快地说。

“答嘛！答嘛！”她央求著。

见齐丹茹都摆明了“正待算计她”的脸，汪水薰放下杯子，忍不住想笑。“为什么我要答？”“因为……你不答话，我就说不出来了。”齐丹茹放下手边的工作，一脸为难的盯著她。

“有事就说，不必罗罗唆唆的。”汪水薰觉得和她说话比表演还费力，且对四方投注而来的惊艳目光颇为不悦。“再不说我要回去了。”她可没体力再这么瞎耗。

“别这么无情嘛。”齐丹茹怎么样就是不敢说，只敢在心底嘟哝：你的脸色那么难看，我哪开得了口？“再见。”汪水薰长腿一伸，过真无情的拎著外套就要离开。

“水薰！”齐丹茹急急地叫住她。

汪水薰收住势，无奈地叹口气，回过头瞪她，“到底什么事？”“你……你能不能顶替可……可琪的位子……当……”她“服务生”都还没说出口，汪水薰立刻乾脆的给了答案。

“不干。”不用等齐丹茹说完，她随便也猜得出来。汪水薰烦躁的拨著头发，彷彿被她惹毛了，一肚子闷气无处可发。

“为什么？”齐丹茹追了出去，拉住她，“你除了客串‘SOSO’再这里驻唱时的键盘手外，不是没找其他工作吗？我常常怀疑你二专的学费是怎么凑来的，而且还念毕业了，真厉害。”她由衷佩服。

“那是我的事。”汪水薰不想要她的同情，也不需要别人怜悯，这辈子她已经习惯了独来独往。

“你好凶喔！枉费三年前我在舞厅救了你。”齐丹茹低声呜咽，无法承受她不需要她关怀的打击。

“是我救了你才对吧！”汪水薰好气又好笑，要翻陈年旧帐也得翻得有诚意一点。她居然能把一大票客人丢在一旁乾瞪眼，净在这儿和她蘑菇，依她看这间店气数已尽。

“是吗？”齐丹茹狐疑地转动混浊的眼珠子，拼命回想，娇酣、沾满黑影的脸上全是回忆。

“要不要我提醒你，你的宝贝男友怎样在舞厅里闹事？”表演剥削了她的体力，她已经累惨了，丹茹到底想怎样折磨她？汪水薰非常、十分不耐了。

“啊！对了，阿川为了一个男生调戏我，和人家大打出手。那时我看得

才兴奋，正在跳舞的你，忽然间不知道怎么搞的，莫名其妙把我从他们中间拉出来。”她越想越不高兴。

“那时正好进入高潮，突然被你那么一拉，害我没看到最精采的部分。”汪水薰有型、相当具有中国味的凤眼瞳大，张口结舌，不敢相信她所听到的。

“小姐，你难道没发现人家已经把刀子架在你脖子上，准备威胁你的阿川了吗？”真是有够迟钝，人家家伙都亮出来了，她居然……唉！

“有吗？那刀子不是那个人叫我先帮他拿著，他才好打架的吗？”她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她实在没那个力气去解释了，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容忍得了齐丹茹的迟钝，除了和她志气相投的阿川。汪水薰自认没有那份能耐细说从头，她早在国中时就将耐心丢到南极去了。

“你别走啊！”齐丹茹又急急的拉住正要开溜的汪水薰。“拜托啦！只要两、三个星期就好了。”“丹茹，可琪迟早要回台北的，你没忘记她家住台北，只是放寒假过来帮你忙的吧。”她不假辞色，硬是不肯妥协。教她看人脸色，端著盘子走来走去，还穿那么短的迷你裙养那群色狼的眼，门都没有！

“我知道啊！但这和你当服务生有关系吗？”应该没有吧！齐丹茹回头猛瞪等得不耐烦、开始敲击吧台的客人。

“怎么会没有？可琪一旦走了，到头来你还不是要应徵人吗？干嘛不趁现在先做。”连这都要她解释，汪水薰烦得简直想撞墙。该动脑筋时她偏偏不著边际的话溜一大串，齐丹茹的思考逻辑实在特别，认识三年了，她还是常常摸不透她在想些什么。

“那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我哪有想那么多。”齐丹茹理直气壮的回道。她要学调酒、要经营PUB、还要应付一大堆人，哪有那太空时间想太多。

“既然如此，你去找你弟弟帮忙好了，他也很闲。”汪水薰决定不再多费唇舌，火大的扳开她的手想走，偏偏齐丹茹仍紧扣著她不放。

“丹毅是‘SOSO’的主唱，现在‘SOSO’在台中这么红，他最近又忙著灌唱片，哪有空帮我？”她与有荣焉的笑著。有个英俊、嗓子还可以的弟弟真好，至少他在百忙之中留了星期五、六给她，让她新开张的PUB每逢周末假日生意就特别好。

“你弟弟没空，为什么我就有空？！”汪水薰忍不住动怒了。

“人家可琪特别利用假期来帮我忙的，结果被你这么一搅和，受伤住进‘云天盟’疗养去了，所以你必须负起连带责任，赔偿我的损失。”哇！难得一次讲得这么严肃，她真是越来越佩服自己了。齐丹茹喜孜孜地憨笑。

看来她不答应的话，丹茹一定会无时无刻拨放她有多忘恩负义、多亏欠桑可琪，而且绝对比章鱼还缠人，肯定会逼疯她。

“我真后悔认识你。”汪水薰极其愤怒的瞪著她，为了往后的清静著想，不得不做最后的妥协。何况她的确欠桑可琪一个人情，而她一向讨厌积欠人情。

“不会吧，大家都很喜欢我耶！难道我哪里做得不好吗？”齐丹茹听不出她的弦外之音，单纯的脑袋很快的为这个问题陷入沉思。

认栽了，她真的认栽了。汪水薰望著她懵懵懂懂贴著大问号的脸庞，心情郁闷透了，只恨当初好管闲事救了她。

***他今天又来干嘛！昨天已经来烦过她一次了还不够吗？他不知道最近他和她的流言已经飘得满城风雨了吗？更何况现在PUB还没打烊，他

不是一向秉持著“五色组”不露面的原则，今天怎么反常了？莫非他是故意挑在营业时间来证明这则流言不是空穴来风，故意要来激怒她的。

汪水薰冷冷的看著蓝虎卖弄他确实、颀长的体格，双手插在口袋里闲散地直走向她。还是那副死样子，看了就教人生气，不知道是哪些死人到处散播她是他亲密女友的传闻来打击她，明知到她有多憎恨男人，居然用这种匪夷所思的消息作弄她。

昨天被阿音这么一闹，今天丹茹又用桑可琪来胁迫她当服务生，她恶劣的心情已经彻底地降至冰点，在这种非常愤怒时期，她真的不想再看到这个列数世界级的讨厌鬼。况且这里是PUB里最偏僻的角落，她是为了图个清静才坐在这个老位子休息的，识相的人看到她蕴含风暴的冷脸和厉眸，都会摸摸鼻子溜之大吉，唯有这个讨厌鬼却像看不懂她的暗示，直直地朝她行来，气得她牙痒痒的，巴不得一拳打歪他挺直的鼻梁，让他再也悠哉不得。

汪水薰忿忿地转向墙壁，宁可對著朴拙的土墙，也不愿看他。

蓝虎落坐后，奇怪的盯著汪水薰又直又挺的后背，问道：“你在面壁思过？”“少罗唆，关你什么事？”汪水薰恨自己定性不够，失却了往常的冷静。她激动的猛翻著置于腿上的服装杂志，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看些什么。

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尤其是背后这一个！救了她一次就自以为了不起，老是管东管西……嫌她头发太短、削得太薄，衣著太轻浮。他以为他是谁，她爸还是她妈？自从脱掉好学生那层假面具后，她最讨厌的就是人家要求她怎么做，或者命令她做什么。

“我才说了六个字而已，哪有罗唆？”蓝虎慵懒的伸展身躯，不以为意地拿起一旁的杂志翻阅著。静了一会儿，他突然出声，“对了，有人要我告诉你，你的手臂还没好之前，最好别作秀。”临出门前，桑可琪好像是这么交代他的。

“作秀？！”他把她当成什么了。跳牛肉场？还是工地秀？汪水薰胃一抽，喉头一缩，阴沉沉地捏紧拳头，眼前全是火焰在跳舞。

“就是你在台上又扭又跳，弹那什么合成乐器。”他沉著的翻著杂志，随口注解。

“你能不能立刻消失？”汪水薰实在受不了了，她宁愿再去跳一次海，也不要看见他这张令人痛恨的脸。

“这套沙发是你出资买的吗？”蓝虎抬起头，到处检查沙发，想看看上面是不是烙有人名。“好像不是喔！”他居然拍拍她的背，口气遗憾地告诉她这个坏消息。

汪水薰的牙齿咬得快碎了，她气他说得头头是道。堵得她死死的。这里确实不是她家，也确实谁有钱就可以来，她是管不著，可是她也不会先离开的，大不了不说话，怕他啊！

这是则值得大家注意的新闻，蓝虎看著报纸突然决定 “动脉硬化发生在脑部会导致中风；发生在心脏就会引起心绞痛与心肌梗塞；发生在肾脏会引起肾衰竭，甚至尿毒；发生在周边血管……”他以播报员般标准、平板的音调，一字一字清晰地大声放送著。这些医学小常识每个人都有了解的必要，他是这么好心的以为。

孰可忍，孰不可忍……汪水薰忍无可忍、火大的转回身子，大声斥责念得正朗朗上口的蓝虎，“住口！你吵死人了。”她血管里的肾上腺素已经激增了，这个讨厌的白痴！她不明白为何自己就是容不下他的存在，其实他的声

音并不会大过PUB里的热门音乐声，甚至比那还低沉、悦耳，只不过在她眼里，这人一无是处、碍眼得很，只消出个声便惹得她怒火中烧。

动辄得咎的蓝虎轻轻地放下报纸，若有所思地看她一眼，才深吸一大口气，放声大喝：“吵死人了！”他这声浑厚有力的虎啸果然力道十足，吼得人声嘈杂地PUB倏地化成一片死寂，连屋顶散热用的风散也因而停摆了，汪水薰更因地理位置的关系身受其害。

人声鼎沸、热闹滚滚的PUB刹那间岑寂得可怕，所有扭动、聊天的男女皆似中了魔法般动弹不了，整间PUB在短暂的几秒钟变成了无声无息的蜡像馆，只是蜡像的眸光很奇怪地全投向了边缘地带，瞪著完全不动不痒的蓝虎和恼红了脸的汪水薰。

“发生了什么事？”PUB经营者问调酒师齐丹茹，急急忙忙地从吧台里冲到汪水薰跟前，一看到她身边的蓝虎，她像发现了新大陆般，崇拜地大叫：“蓝虎大哥！”“蓝虎？！”众人一听到蓝虎的名讳，个个又敬又畏地退了好几步，并悄悄地收起被干扰的怒容。唯有汪水薰又气又恼地狠瞪著他，眼珠子斜视著同一个角度，十来分钟不曾瞟动过。

原来他就是“五色组”里医术精良的蓝虎。奇怪，“五色组”成员不是一向很少公开露面的吗？为何他会和“SOSO”乐团的键盘手汪水薰在一块，难道最近道上传言汪水薰是她女人这件事，不是捕风捉影，而是真有其事？众人无不怀疑地看著沙发椅上登对的璧人，暗自揣测著。

蓝虎如老僧入定般地随他们去看，轻轻松松看他的报纸，一点也没发现他那一吼已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在一大票目光住视下，他不但没半点不自在，反而自得其乐。反正他们看他们的，他总不能因为他们多看他一眼就宰光所有人吧！眼睛长在他们脸上，爱怎么看是他们的事。

蓝虎沉著的表情在瞄到齐丹茹那颗五颜六色的头颅时起了变化。他打破了维持十来分钟的静默，皱起眉头，淡淡地讥讽道：“喂，你的头发很难看，还有你化这种怪妆最好少出门，免得吓到人。”这辈子第一次见到如此恐怖的妆，居然全是黑的？！难怪她的男朋友也是怪模怪样，一颗头染了上百种颜色。

他一说，PUB里泰半的女孩子都迅速地垂下头，不敢让他看到她们脸上一向引以为傲、竞相比怪的浓妆，只能偷偷地瞄他，欣赏他略带严肃却难得一见的俊容。蓝虎有棱有角的脸孔，镶著犹如花岗岩刻凿的五官，浓浓的粗眉、高高的颧骨、挺直的鼻梁、宽厚的嘴唇、刚毅的下巴，和一双随时看得人头皮发麻的厉眼，整体而言他绝对是权威的代表。虽然他此刻双手展开，懒懒地摆在椅背上，整个人看似轻松自在，其实只要是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潜在的爆发力有多凶猛，老虎出柙前大概就是这种慵懒体态了。

“蓝虎大哥觉得这种妆扮不好看是吗？”齐丹茹没空去探讨大家敬畏的眼光，只是傻傻地照著四处可见的镜子。黑色的妆会很难看吗？今年很流行的耶。

“比鬼还难看。”蓝虎据实以告，连鼻子都皱了起来。他似笑非笑地瞅著齐丹茹一会儿，才忽而指向汪水薰比较道：“她这头乱七八糟地短发都比你能见人。”众人的视线随著他修长的手指，齐齐地望向汪水薰。他……他在干什么？这个神经病！

汪水薰愣住了，不晓得他发什么神经，突然又将矛头指向她。

“不会啊！我觉得水薰的脸型剪这样很好看。”齐丹茹不为自己辩护，却